

書名 大學衍義節略二十卷 嘉靖四年序刊本
 撰者 明 楊廉 輯, 明 朱寔昌 校
 卷 卷十二
 內容分類 子- 儒家- 議論經濟- 宋
 索書號 大木- 總類- 政論- 諸子- 41
 編號 C4491100

卷十二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44911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 總類- 政論- 諸子- 41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大學衍義節略二十卷 嘉靖四年序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大學衍義節略卷一

帝王為治之序

高安朱 寔昌 校正



堯典 虞書篇名也 曰若稽古帝堯 曰若發語 謂曰字與
 堯 堯者常也 曰放勳 放至也 亦廣大之意如 欽明文
 思欽敬也 允恭克讓 允信也 光被四表格于上
 及也 四表 四外也 克明俊德 以親九族 明大
 至也 上天下地也 九族 既睦 平章百姓 既已也 睦和
 也 百姓 昭明 協和 萬邦 黎民 於變時雍 亦
 協也 民也 百姓 昭明 協和 萬邦 黎民 於變時雍 亦
 化也 時是也 雍和也 變



大學衍義節略卷十二

高安朱 寔昌 校正

格物致知之要三

審治體

義利重輕之別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

千焉千取百焉不爲不多矣苟爲後義而先利不奪
不饜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真德秀曰孟子初見惠王惠王首以利國爲問蓋
自春秋至于戰國先王之道不明人心陷溺惟知
有利而已孟子將以攻其邪心故直告之曰王何
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仁者本心全德義者當
然之正理爲國者當躬行仁義於上而不可以利
爲心若王欲自利其國則大夫亦欲利其家士庶
人亦欲利其身上下相爭求利國安得不危蓋以

仁義爲本是導民於理也以利爲尚是導民於欲
也理明則尊上下之分定不然則凡有血氣者
皆思自足其欲非盡攘上之所有不巳也於是慕
弑之事與其害有不勝計者吁可畏哉夫仁不遺
親義不後君非強之使然也仁主於愛愛莫大於
愛親義者宜也宜莫先於尊君舉世之人皆由仁
義則無不愛其親尊其君三代盛時所以長治久
安而無後患也爲國者舍是其將焉求故重言之
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大學末章論天
下之平曰國以義爲利而不以利爲利推言求利

後漢書卷之三十一
之弊至於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末如之何前聖
後賢所以回利欲之瀾而杜爭奪之隙者如出一
口爲國者其審圖之

漢昭帝始元中詔有司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民所
疾苦文學對曰竊聞治人之道防淫泆之原廣道德
之端抑末利而開仁義毋示以利然後教化可興而
風俗可移也今郡國有鹽鐵酒榷均輸與民爭利散
敦厚之樸成貪鄙之化是以百姓就本者寡趨末者
衆願悉罷之御史大夫桑弘羊難以爲此國家大業
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罷之不便文學曰有國

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故天子不
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蓄仁義以豐
之廣德行以懷之是以近者親附而遠者悅服仁政
無敵於天下惡用費哉又曰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
足於食者工商盛而本業荒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
足於財者不務民用而淫巧衆也高帝禁商不得仕
宦所以遏貪鄙之俗也排困市井防閉利門而民猶
爲非況上之得利乎傳曰諸侯好利則大夫鄙大夫
鄙則庶人盜是開利孔爲民罪梯也又曰民人藏於
家諸侯藏於國天子藏於海內又曰文帝之時無鹽

鐵之利而民富今有之而百姓困且利非從天來不由地出一取之民李梅多實者來年爲之衰新穀熟者舊穀爲之虧自天地不能以兩贏而況於人事乎故利於此必耗於彼商君峭法長利秦人不聊生相與哭孝公業日以危又曰古者制地足以養民民足以承其上千乘之國百里之地公侯伯子男各充其求贍其欲秦兼萬國之地有四海之富而意不贍非宇小而用非欲多而下不堪其求也語曰庖有腐肉國有飢民廐有肥馬路有餒人今狗馬之養蟲獸之食無用之官不急之作無功而衣食縣官者衆是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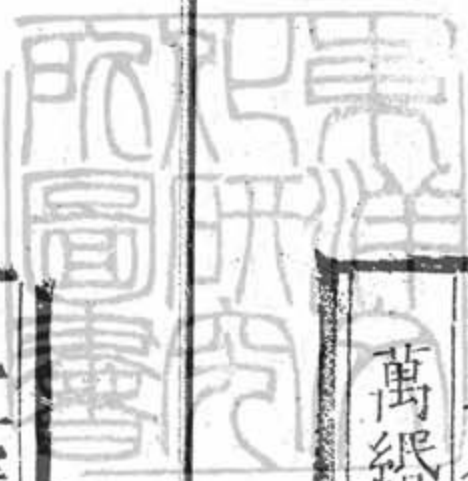
上不足而下困乏也今不減其本而與百姓爭薦草與商賈爭市利非所以明主德而相國家也丞相車秋曰先王之道軼久而難復賢良文學之言深遠而難行非當世所及遂罷議

真德秀曰漢武之世內興奢侈外事四夷於是聚斂之臣用鹽鐵均輸酒榷之法行言利者析秋豪而民不堪命矣昭帝初立霍光爲政詔賢良文學之士問民所疾苦而對者首以抑末利興仁義爲言而沮於弘羊扼於千秋正論竟不獲伸僅能罷酒榷一事而已然賢良文學之徒分別義利其言

有可為後世法者故剡其略著于篇云

唐太宗時治書侍御史權萬紀上書宣饒二州銀大發采之歲可得數百萬緡上曰朕貴為天子所乏者非財也但恨無嘉言可以利民耳與其多得數百萬緡何如得一賢才卿未嘗進一賢退一不肖而專言稅銀之利昔堯舜抵璧於山投珠於谷漢之相靈乃聚錢為私藏卿欲以相靈待我耶是日出萬紀使還家

真德秀曰太宗可謂賤貨而貴德矣其曰得數百萬緡不如得一賢才此古今之名言也有天下者



宜深體之

格物致知之要四

察民情

生靈嚮背之由

恭誓周書篇名武王伐紂作此以誓衆士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后君也

虐我則讎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

真德秀曰武王舉古人之言以明民之常情如此

也若君民之分豈以虐我而遂讎之哉然君民之

分不可恃而民之常情不可不察

康誥周書篇名武王封康叔於衛作此書告戒之曰天畏棗忱棗輔也民

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又
民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勉
真德秀曰此成王勉康叔之辭康叔就封有君人
之責故告之曰天命不常雖甚可畏然誠則輔之
民情好惡大略可見而小民至爲難保然則小民
曷爲難保邪曰萬事之得或以一事之失而召怨
萬人之悅或以一夫之怨而生亂此其所以難保
也然康叔往治其國豈有他哉盡汝之心無自安
而好逸豫乃其所以又民也昔之人或以小失而
致怨者故不在大亦或以大過而致怨者故不在

小怨之來也非一端其弭怨也無他術惟順所不
必順勉所不必勉於人情所忽者一不敢忽焉庶
幾其無怨乎始以天與民並言而終獨歸之民者
民心即天心也能保小民則能保天命矣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孟子對曰
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王
曰王政可得聞乎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
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
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
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



仁必先斯四者詩云胥矣富人哀此烝獨王曰善哉
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爲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
好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餼糧
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
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
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王曰寡人有疾寡
人好色對曰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
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大王聿來
胥宇胥皆也當是時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
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真德秀曰此亦前章之意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於
鰥寡孤獨孟子以爲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
者故文王先焉以臣攷之不虐無告不廢困窮自
堯舜已然矣文王治岐之心即堯舜治天下之心
也宣王知善孟子之言而自謂不能行者以有好
貨好色之累而孟子則以公劉太王之事爲言以
爲人君豈能不事儲峙之富惟能推此心使民亦
有餼糧之積可也人君豈能無妃匹之奉惟能推
此心使民亦有配偶之安可也夫公劉非好貨也
不過居則有積倉行則有裹糧爾而當時之民居

者行者亦皆有以自養而無饑綏之虞可見其與民同欲也太王非好色也不過同姜女以來胥宇爾而當時宮中無怨女民間無曠夫可見其與民同欲也公劉大王與民同欲如此王業安得而不興後世人主私四海之富鉅橋洛口儲粟山積而民無宿昔之糧侈六宮之奉燕姬趙女充盈館籞而民多鰥孤之歎其專欲病民如此禍變安得而不作惟仁聖之君享玉食而憂民之不飽於藜藿對嬪御而念民之不足於室家推此之心行此之政其庶矣乎

漢文帝時晁錯以賢良對策曰三王臣主俱賢故合謀相輔計安天下莫不本於人情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而不傷也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而不困也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也其爲法令也合於人情而後行之其動衆使民也本於人事然後爲之取人以已內恕及人情之所惡不以彊人情之所欲不以禁人是以天下樂其政歸其德望之若父母從之如流水

真德秀曰漢初去古未遠先秦舊聞猶有存者斯言者非錯之言先民之遺言也夫人情之所欲順

之則安擾之則危故虞廷君臣相戒必曰罔咈百姓以從已之欲錯之論大抵本此而其專陳尤詳且盡焉然總其要歸不過數端曰不窮兵不黷武所以安其生也不急征不橫斂所以厚其財也不爲苛擾之政所以安其居也不興長久之役所以養其力也本之以仁行之以恕三王之所謂本人情者如是而已考觀漢文之治雖未盡合古而寬仁安靜蓋庶幾焉豈錯之對有以發之邪武帝一切反之幾至危亂臣故於錯有取云

唐德宗在奉天

朱泚反上幸奉天

陸贄上疏謂當今急務在

於審察羣情羣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君所深惡者陛下先去之欲惡與天下同而天下不歸者未之有也又曰當違欲以行已所難布誠以除人所病竊聞與議頗究羣情四方則患於中外意乖百辟又患於君臣道隔郡國之志不達於朝廷朝廷之誠不升於軒陛上澤闕於下布下情壅於上聞實事不必知知事不必實上下否隔真偽雜揉怨讟騰騰謗籍籍欲無疑阻其可得乎臣謂宜因文武羣臣入參之月陛下特加延接親與叙言備論禍亂之由明示咎悔之意各使極言得失仍令一一面陳軍務

之餘到即引對匹夫片善採錄不遺是乃揔天下之智以助聰明順天下之心以施教令則君臣同志何有不從遠邇歸心孰與爲亂疏奏上無施行贊又言曰立國之要在乎得衆得衆之要在乎見情故仲尼謂人情聖王之田言理道所由生也時之否泰事之損益萬化所繫必因人情上下交而泰不交而否自損者人益自益者人損情之得失豈容易哉故喻君爲舟喻人爲水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舟即君道水即人情舟順水之道乃浮違則沒君得人之情乃固失則危是以聖人之居人上也必以其心從天下之心

而不敢以天下人從其欲德宗不能從

真德秀曰德宗專已欲而拂天下之情是以致建中之亂陸贄懇懇言之猶弗見聽唐治自是日衰不明之君可與言哉

臣廉竊謂大學傳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又曰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德宗暴斂拂民之情何以爲民之父母其所以值朱泚李懷光之亂而屢遭播遷之厄非菑必及身之驗乎所謂爲君而不知大學之道以至於此哉

田里戚休之寶

七月詩彌風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

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七月流火流下也火大

七月昏入於地之南方至九月授衣當流火之時為一

之日感發也感發者風寒二之日栗烈二之日十二

寒無衣無褐布也何以卒歲卒終也三之日于耜三之日

也也耜田器四之日舉趾四之日也謂舉足而耕趾同我婦子

盥彼南畝也盥饋田峻至喜田峻田大夫七月流火九月授

衣春日載陽載則也有鳴倉庫也女執懿筐懿筐

也也遵彼微行遵循也微行爰及采桑爰於也桑春日遲

遲也也采芣芣芣采芣芣芣采芣芣芣采芣芣芣

公子同歸公子之早嫁也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萑葦

以為蠶月條桑條桑枝落之取彼斧斨以伐遠揚斨

所以伐遠枝之揚起起猗彼女桑小女桑七月鳴鵙

伯勞八月載績積麻載玄載黃玄黃裳我朱孔

陽朱色為公子裳以供四月秀萼草五月鳴蜩蟬八

月其穫禾之早十月隕箠謂木葉一之日于貉謂取

皮取彼狐狸為公子裘同二之日其同同會載績武

功績繼也言私其縱獻豸于公豸獾所取也豸小豸曰

之小獸五月斯螽動股斯螽類六月莎雞振羽莎雞七

松焉五月斯螽動股斯螽類六月莎雞振羽莎雞七

五月斯螽動股斯螽類六月莎雞振羽莎雞七

五月斯螽動股斯螽類六月莎雞振羽莎雞七

五月斯螽動股斯螽類六月莎雞振羽莎雞七

五月斯螽動股斯螽類六月莎雞振羽莎雞七

五月斯螽動股斯螽類六月莎雞振羽莎雞七



月在野八月在宇屋雷也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

下自七月以下皆言蟋蟀穹窒熏鼠穹窮也窒塞也熏去其鼠塞向

墐戶也向也所以備寒塗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

將此以大處六月食鬱鬱棗屬及苡苡稷屬七月亨葵及菽烹

也葵今之八月剥棗剥普也十月穫稻稻謂晚為此

春酒以介眉壽皆言養老也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也

九月叔苴叔給也苴麻子采荼薪樗荼苦菜樗惡木食我農夫皆壯

者之九月築場圃築圃為場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穆皆壯

後熟曰稷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既同言上

先熟曰穆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既同言上



東屋乘急也其始播百穀以播穀在近二之曰

鑿水冲冲冲冲鑿三之三正月納于凌陰也冰室四之曰

其蚤獻羔祭韭件春獻羔開冰獻于寢廟九月肅霜

十月滌場滌掃也朋酒斯饗兩樽也曰殺羔羊躋彼公堂

公堂人稱彼兕觥兕觥也壽無疆祝其

真德秀曰周家以農事開國成王幼冲嗣位周公

懼其未知稼穡之艱難也故作此詩使瞽矇歌之

宮中此朱庶幾成王知小民之依不敢荒寧蓋與

無逸之作同一意也夫農者衣食之本一日無農

則天地之所以養人者幾乎熄矣惟其關生人之

大命是以服天下之至勞今以此詩考之日月星辰之運行昆蟲草木之變化凡感乎耳目者皆有以觸其興作之思是其心無一念不在乎農也自于耜而舉趾自播穀而滌場所治非一器所業非一端私事方畢而公宮之役毋敢稽歲功方成而嗣歲之圖不敢後是一歲之間無一日不專乎農也惟夫與婦惟婦與子各共乃事各任乃役是一家之內無一人不力乎農也織薄於秋求桑於春躬蠶績之勞以爲衣服之計者無所不至猶恐其未足也于貉爲裘又有以相之食鬱及奠烹葵及

菽備果蔬之美以充耆老之養者無所不至猶恐其未足也穫稻爲酒又有以介之當是時農之所耕者自有之田也而上之人又從而崇獎勸厲之故斯人亦以爲生之樂而勤敏和悅之氣浹于上下不見其有勞苦愁嘆之狀朋酒羔羊丹堂稱壽君民相與獻酬忘其爲尊卑貴賤之殊後世之農則異乎此矣已無田可耕而所耕者他人之田爲有司者得無殃害之足矣豈復有崇獎勸厲之意故數米而炊併日而食者乃其常也田事旣起丁夫之糧餉與牛之芻橐無所從給豫指收歛之入

以爲稱貸之資糲飯藜羹猶不克飽敢望有鹽酪之味乎曉霜未釋忍饑扶犁凍皴不可忍則燎草火以自溫此始耕之苦也燠氣將炎晨興以出僮僕如啄至夕乃休泥塗被體熱爍濕蒸百畝告青而形容變化不可復識矣此立苗之苦也暑日如金田水若沸耘耔是力穰莠是除爬沙而指爲之戾僮僕而腰爲之折此耘苗之苦也迨垂穎而堅粟懼人畜之傷殘縛草田中以爲守舍數尺容膝僅足蔽雨寒夜無眠風霜砭骨此守禾之苦也刈穫而歸婦子咸喜春榆簸蹂競敏其事若可樂矣

而一飽之權曾無旬月穀入主家之廩利歸質貸之人則室又垂罄矣自此之外惟采薪干茅販鬻易粟以苟活而已若夫桑麻種藝蠶績織衽勞苦稱是而敝衣故絮曾不得以卒歲豈不重可哀憐也哉夫農夫紅女之艱勤富室知之者寡矣況士大夫乎士大夫知之者寡矣況貴戚近屬乎貴戚近屬知之者寡矣況六宮嬪御乎

漢文帝十二年三月詔曰道民之路在於務本朕親率天下農十年于今而野不加辟辟讀歲一不登民有飢色是從事焉尚寡而吏不加務也吾詔書數下

歲勸民種殖而功未興是吏奉吾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且吾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將何以勸焉其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

真德秀曰三代而後知農民之苦未有漢文若者詔令之下勤勤懇懇然使無實惠以將之則詔令爲空文矣惟其方春而豫賜今年之租寬細民之力此其所以爲誠於憫農也

臣廉竊考荀悅謂文帝不正其本而務除租稅其意以井田不行豪強兼并有田之家有租獲免無田之家無租可免耳殊不知後世征歛無

藝民鮮聊生有田無田彼此俱困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但不知始自何時凡有赦免止及已往逋負豈知良民依期先輸其逋負者皆頑民耳先輸而獲免則利歸糧里逋負而獲免則利及頑民若井田未能猝行則文帝尚可法也何者以其所赦惟在今年則民溥沾實惠耳唐德宗貞元二年上畋於新店入民趙光竒家問百姓可樂乎對曰不樂上曰今歲頗稔何爲不樂對曰詔令不信前云兩稅之外悉無它徭而誅求者殆過於稅又云和糴而實強取之曾不識一錢始曰新糴

粟麥納於道次今則遣致京西行營動數百里車摧
牛斃破產不能支愁苦如此何樂之有每有詔令優
恤徒空文耳恐聖主深居九重皆未知之也上命復
其家

司馬光曰甚矣唐德宗之難寤也自古所患者人
君之澤壅而不下達小人之情鬱而不能上通故
君勤恤於上而民不懷民愁怨於下而君不知以
至於離畔危亡凡以此也德宗幸以游獵得至民
家值光竒敢言而知其疾苦固當按有司廢格詔
書橫增賦歛盜匿公罪之罪然後洗心易慮一新

其政屏浮飾廢虛文謹號令篤誠信矜困窮伸冤
滯則太平之業可致矣釋此不爲乃復光竒之家
夫以四海之廣兆民之衆安得人人自言於天子
而戶戶復其徭賦乎

真德秀曰趙光竒之言雖唐世之弊政求之今日
殆有甚焉常賦之誅求粟則展轉增入有輸一石
而其費至三石者帛則沮却換易有輸一縑而其
費逾三縑者和糴之強取有僅償其半直者有不
給一錢者其他橫歛苛征色色如蠅有不與焉是
以民雖遭值豐穰曾無伸眉之樂况艱儉乎貪官

黠昏交爲蒙蔽監司牧守不獲盡聞況朝廷乎民
日以瘠吏日以肥而國家元氣日以朘剝長此不
已將有瓦解土傾之憂

後唐明宗問宰相馮道今歲雖豐百姓贍足否道曰
農家歲凶則死於流殍歲豐則傷於穀賤豐凶皆病
者惟農家爲然臣記進士聶夷中詩云二月賣新絲
五月糶新穀醫得眼前瘡剜却心頭肉語雖鄙俚曲
盡田家之情狀農於四民之中最爲勤苦人主不可
以不知也上說命左右錄其詩常諷誦焉

真德秀曰聶夷中之詩即臣前所謂豫指收歛之

入以爲稱貸之資是也新絲之出以五月而貸以
二月新穀之登以八月而貸以五月此猶當時之
俗也若今則往往貸於半歲之前矣千錢之物僅
得數百或不及其半焉富家鉅室乘時射利田夫
蠶婦低首仰給否則亡以爲耕桑之本迨爾浴於
湯禾登於場而責逋者狎至解絲量穀亟以授之
回顧其家索無所有矣償或未足則又轉息爲本
因本生息昔之千錢俄而兼倍昔之數百俄而千
錢於是一歲所貸至累載不能償縣訟一投追吏
奄至伐桑撤屋賣妻鬻子有不容情者矣且人情

所望者一稔而歲稔則督漕尤峻竭其糴之入不容錙銖翕合留故昔人謂豐年不如凶年其言似於過激然實農家之真利病也嗚呼民生之艱一至於此上之人奈何賦焉當然而勇之恤哉唐明宗五季之君而儉約愛民所謂彼善於此者因馮道之對誦夷中之訶惻然若有所感然未聞當時有所施行則亦徒言而已尔故孟子曰雖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政也仁聖之君可不念哉

臣廉嘗考程頤在經筵對哲宗言人君當推已

欲惡知小民稼穡艱難後唐明宗年六十餘即位猶書田家詩于殿壁臣謂明宗之有味於此詩寔得之馮道道之失節本不足道而所以爲明宗謀使知稼穡之艱難則善矣固不可因人而廢言也然真德秀於七月之詩以下言農家始耕以至守禾之苦則終歲之勞瘁也引聶夷中之詩言豫指收斂之入以爲稱貸之資則卒歲之窘迫也二者實相表裏爲人君者欲知小人之依並宜書之殿壁而常諷誦焉可也

周世宗留意農事常刻木爲農夫蠶婦寘於殿庭

真德秀曰世宗於五季爲賢君故能念耕蠶之苦刻木爲人朝夕睹之以毋忘細民之艱其視沉溺於富貴之欲一念未嘗及田里者相去遠矣臣是以有取云

臣廉竊謂宋文同言織婦之苦尤爲可念其詩云擲梭兩肘倦踏籜雙足趼三月不住織一疋纔可翦織處畏風日翦時審刀尺皆言邊幅好自愛經緯密昨朝持入庫何事監官怒大字雕印文濃和油墨汚父母抱歸舍拋下中門下相看各無語淚迸若傾瀉盾錢解衣服買絲添上

軸不敢輒下機連宵停火燭當須了祖賦豈暇恤襦袴前知寒切骨甘心翦斷露里胥踞門限斗罵嗔約晚安得織婦心變作監官眼聶夷中田家詩末有我願君王心化作光明燭不照綺羅筵偏照逃亡屋與此末句語意亦相類